

晚风·龙光塔

江尖渚上话邹家

| 顾颖文 |

京杭运河往南过黄埠墩后，逐步收狭，到梁溪河分叉处，有三角形小島，四周环水，即是江尖，江尖与黄埠墩均是原芙蓉湖中島渚，当地人习称“江尖渚”，由于有大量的缸、盆、坛、罐，堆得又高又尖，故书面有时又作“缸尖”。江尖北面与三里桥北塘大街隔运河相对，东南面横滨对岸是长安桥地区的横滨口和横滨里，西南对丁泽里，在以水运为主的旧时，此处是个交通要冲，因此商业随之驻足。

江尖渚上曾聚居邹、陈、尤、蒋、袁、徐等姓人家，其中邹、陈、尤、蒋中不少人世代经营陶器行业，是陶都宜兴各窑户陶器集散地，批零兼售，艺兰家蒋东孚就是业主之一。虽四面环水，过去“江尖渚上团团转”无桥与对岸相通，刚好陶器适于船装，水运便捷，因此营业额大、销售网广，闻名周边。旧时每年农历七月三十夜，江尖渚上垒起缸塔，塔顶塔身燃起油脚、木屑，谓之“点塔灯”，成为一道风景。以经营陶业作为经济基础，江尖上的居民就逐渐有了读书做官或投资其他行业的资本。

邹氏是旧时江尖大族，据《无锡邹氏家乘》记载，此系无锡邹氏西南庄支的一个分支，明嘉靖年间，邹锸（无锡邹氏第二十世）离祖居西南庄（今在硕放）到锡城谋生，租住北门外接官亭处，以弹棉花为业，后定居蓉湖尖，成为西南庄支江尖蓉湖分支始祖。至清康熙时期，家族开始勃兴，雍正初年，江尖分支的邹云锦（字霞章，无锡邹氏第二十五世），传说与大将军年羹尧义结金兰，信守年氏托孤承诺；云锦玄孙邹安邕，为清代无锡琴人，字敬甫，贡生出身，对天文、地理、音乐、围棋、书法、算法等方面的学问有着广泛的兴趣并均取得一定造诣，在琴学方面，著有《琴律细草》。乾隆年间，邹云锦兄邹文锦（字焕章），仗义疏财，乐施积善，修建江尖邹氏家祠和环秀庵（后改关帝庙），重建惠山东岳庙和张中丞庙以及城中崇安寺和洞虚宫道观，还出资修建迎龙桥、汇龙桥、顺龙桥以及閻江西面的阳湖周渡桥等。同治年间，第二十九世邹氏建勋、建烈、建鏞三兄弟，创建江尖邹家大宅“承志堂”并续修家谱，他们的子孙也陆续开办经营陶器店、钱庄、丝厂等实业。

太平天国战争时期，江尖邹氏因战乱而普遍一度陷于困境，战后才得以操旧业而慢慢恢复元气，积累资本后向酿造、钱庄、丝业、粮食加工、橡

胶等行业拓展，有邹成茂、邹成泰、邹义泰的字号，其中名气、规模较大的为邹成泰，开设人为邹海洲。邹海洲，谱名煜熙，生于1862年。长子福咸，谱名福绥，字梅堂，生于1890年；次子颂范，谱名福祺，是该家族企业的代表人物；三子纪康，谱名福麟。邹成泰是当时一个有名的企业集团，集碾米厂、油饼厂、石粉厂、橡胶厂等于一身，对无锡民族工商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，解放后，分别改造为国营企业。第三代邹敬行是无锡著名的技术管理专家，在业内较有建树。

值得一提的是民国元老吴稚晖与江尖邹氏的关系，吴稚晖的外公名邹绍曾，系邹氏三十世，字永思，生于1818年，卒于1850年，外婆陈氏是邑庠生陈彦秀之女，生于1821年，夫妇育有二子一女，二子早殇，一女嫁阳湖吴有成，即吴稚晖母亲。吴稚晖生于1865年，幼年母亲就去世，一直由江尖的外祖母抚养，并在江尖接受早期教育，吴稚晖长大后也曾在邹氏宗祠教授过子弟。

因为都有一定的产业，江尖上不少居民相对富足，比较大的宅院不少，所以很多人家有养花、养金鱼的喜好。2002年起江尖开始拆迁，家家户户的小花园，合并成了一个现代化的大公园。当下，如要在这块一览无余的开阔地上访古寻幽的话，再也不会“团团转”了。



等候
插图 / 胡文伟

众生·人民路

摊饼女人

| 方隽仪文 |

晚九点，终于离开公司大楼。

新入职才两个月，还在试用期，不敢偷懒呵，虽不太熟练，分配的工作也必须当天完成。

租房不远，我迈开双腿。

开发区的街道，此刻，行人稀少。这是深秋的夜。凉风吹在身上，让衣单的我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战。肚子在咕咕噜噜地叫。生活的节奏，工作的压力让我觉得有些扛不住，真是身心俱疲。

不远处，路灯投下的一圈圈昏黄的光晕中，人行道上，一个饼摊依然有客围着。一阵风吹来，从饼摊处弥漫出的温暖清香，充盈鼻腔，让我不禁加快脚步，奔向那个熟悉的小摊。

摊饼女人正一边忙碌，一边用带着徽州口音的普通话跟两位熟客交谈。

一个老妇：“呵，单身一人，每天晚上推着摊车出来挣钱，不容易啊。”

摊饼女人50多岁，偏胖，但干活甚是麻利。她一边用擀面杖飞快地揉压面团，一边答话：“过日子都不容易，您这么大年纪不也从千里外的老家过来帮带孙子？这个点还要出来为他买夜宵，更不容易哪。”

摊饼女人也是单衣，不过，额头的汗水已沾着刘海。面团先是在她灵巧的手上飞舞，揉，捏，按着，最后，轻轻一拉，面团便在煎锅的菜油里肆意延展，如一片荷叶盛放。

“也亏了你。这小区偏僻，但毕竟有人住，你方便着咱们了。加了班回来，路上就能吃上口热的，回去就好睡觉。”

等饼小伙所讲的也是我的心里话。手捏个饼，边走边吃，进了门，倒头就好睡。

“你们这些娃们也辛苦喔。但年轻时辛苦些将来好哪！我闺女和你一般大，也在这里上班。我总跟孩子说，这当下，哪行竞争不激烈？不论在哪干，得先把工作做好，不能怕苦。还有，别动不动和老板讲待遇。人家为啥会当老板？那可都是有眼光的人哪，他们识人。要知道，这天下哪一个老板肯放走一个好伙计？你努力了，老板会亏待你？人家眼亮着呢！嘻嘻，这不，闺女昨天回家向我报喜，工资又涨了！入职两年，工资涨三次，还说就要提职！呵呵，老天从不亏待努力的人呵。孩子，努力最好！”

女人嘴没歇，手更快，她趁油锅里的面团刚摊开时，娴熟地往饼上加鸡蛋、韭菜、火腿、虾皮、酱料，洁白的面团瞬间有了光彩，香味也在“滋滋里”的响声中窜了出来。

女人不停地翻动煎饼，直到两面都煎成金黄色。

两个等饼的走了，我身后又跟上一个。摊饼女人抬起胳膊，擦了额头的汗水，依然忙个不停。

忍不住，我插了嘴：“阿姨，您过来料理闺女，既然她工资可以，为啥夜里还要出来挣这辛苦钱？她舍得？”

摊饼女人朝我咧嘴大笑起来，且一脸自豪：“容她管么？她是出来争气的，不肯接她爸的班！其实，我家的鞋厂也养着百十号人哩，能来钱。可她说不想靠父母，要自己从零开始哩。她有志我做娘的能不支持？也是闺女在家无意间说了这里的情况，我来了。丢开家来这里摆摊，不为挣钱，只是为这小区像她一样的孩子，半夜有个热的垫下肚皮。小年轻，离家离父母的，往后日子长着呢，要爱惜身体。”

这席话出自一个摊饼女人之口，不禁让我目瞪口呆！我不由自主地重新打量起这个女人：油烟里，她衣着普通，相貌平平，额头和脸颊泛着黄色的油光。该是长年累月的劳作，双手粗糙红肿。我忽然眼神恍惚，见这油烟，好似是从她的发隙里冒出来的。

出神之际，为我做的韭菜饼出锅了。焦黄的脆皮、鲜嫩的鸡蛋、绿油油的韭菜，见着就让人胃口大开。我赶紧咬上一大口，顿时满口鲜香。

“闺女，慢点吃，小心烫……”

摊饼女人微笑中的交代，在这深秋的夜，也似和我吃下的韭菜饼一般，让我心身温暖。

语丝·五里湖

闲章闲谈

| 王满平文 |

“囊无一文钱，坐有万里客”

“囊无一文钱”是古代读书人自嘲的言辞，出自元代诗人李裕《过巢县黄山峡怀友人孔道甫》，诗文较长，其中有两句：“囊无一文钱，惟有书盈笈。”“坐有万里客”是采自曹植《门有万里客行》的第一句：“门有万里客，问君何乡人。”诗的开篇便设下疑问，不远万里来的客人是什么人？是谦谦君子，还是奸佞小人？是志同道合，还是貌合神离？诗中给予答案，“果得心所亲”。明末清初篆刻家汪泓将这两句刻在一起，浅显易懂的印文，可谓真挚坦诚。

在这里，我们没有必要去深究汪泓创作此印的背景，也无需去探求他一生的蹉跎岁月，以求佐证。如果真要追溯根源的话，汪泓也是幼承家学，算是篆刻名门之后。他的父亲是明代篆刻家汪关，治印深得言传身教。作为篆刻家的汪泓，天生性格孤傲，倜傥不群。只要囊中有余钱，他断然拒绝为人刻印，一旦钱财散尽，方奏刀作印，这似乎是因了他的随性。汪泓不会矫情饰行，信奉“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尽还复来”，成为那个时代艺苑人物中特立独行的一位。

这方白文印，字体篆法工整，章法方正，得汉印之真趣。十字作三行排列，“囊、无”字的笔画较多，占据印面三分之一。刀法为冲刀，运刀节奏不疾不

徐，使线条粗细几乎保持一致，印章的边栏处，用刀虚虚实实，略施残破，呈现出静穆秀丽之美。

“豪卷酒波连月吸”

印文出自明代吴门画派创始人沈周《有竹庄中秋赏月图》，该诗整体风格意境清雅，咏叹时光流逝之快，而“豪卷酒波连月吸”一句，则有豪放干云之气概。每当中秋佳节来临，明月高悬之时，古人赏月、祭月、拜月，官家如此，民风尤盛。

明代张岱《陶庵梦忆·西湖梦寻》“闰中秋”一文中曾有记载，说的是崇祯七年闰中秋，作者在虎丘参加赏月戏曲会，时至夜晚，“拥观者有千人，无蚊虻声，四鼓方散。月光波地如水，人在月中，濯濯如新出浴”。寥寥几笔，不仅再现了古人赏月活动现场的壮观景象，还给人以独特的审美感受。

现代篆刻家童大年刻印，初学浙派，后学赵之谦，刀法步趋邓石如。其印艺虽能兼收并蓄，然终未形成一己之面貌。此方“豪卷酒波连月吸”白文印，用字取法秦汉，线条方而不齐，长短错落，硬朗清刚，加之“豪、卷、吸”等字个别圆斜笔画的调节，印文显得灵活、古朴且富有情趣。刀法上以冲为主，分寸感把握自如，精熟的刀法不仅使工稳的字形在方挺中寓之流动，还让印面气息更为精整雅致。